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二十五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五

歷代田賦之制

哲宗元祐初御史論陜西轉運使呂大中假支移之名實令農户計輸脚錢十八百姓苦之乃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税賦户籍在第一等二等者支移三

百里第三等第四等二百里第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脚錢者亦酌度分爲三各從其便焉

六年用有司議河東助軍糧草支移無得輸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免其折變

紹聖元年臣僚言元祐勅典賣田宅徧問四隣乃於貧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隣以便之應問隣者止問本宗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户内與所斷田宅接者仍限日以節其遲　宋初亦有問親隣之法

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

四年尚書省言諸妄說方田條法扇惑愚民致賤價賣斷田業或毀伐桑柘者杖以曉衆從之　監察御史宋聖寵言元豐方田之法廢且二十年猾吏毀去案籍豪民毀壞堘界乞按視補葺詔行下

七月詔方田路分令提舉司視税最不均縣每州歳方一縣或兩縣遇災傷權罷

知開封府太康縣李百宗上言州縣官吏有苟簡懐異之人往往以本縣豐熟妄爲災傷以避推行或有好進之徒以人户實被災傷妄爲豐熟務要邀求恩賞殊不能體朝廷使民之美意乞覺察禁治從之

五年詔諸路見行方田切慮民間被方不均公吏騷擾乞取難禁除已方外權罷

大觀二年詔復行方田

四年詔去歲諸路災傷應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見有

陳訴未為畢事合依已命權其賦税依未方時舊則輸
納　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而
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户因此廢業失所監司其推原
本制悉加改正毋失其舊
五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
數及至均税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税地土肥
壤尚以為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税雖少猶
以為重若不入等而依條只收柴蒿錢每頃不過百錢

至五百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税一分上輕下重故人户不無詞訴欲乞依條據土色分外只將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即第十等内上等依元數中等以十五畝下等以二十畝折地一畝之類是也詔諸路槩行其法

五月臣僚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詔

令輒於舊管稅額之外增出稅數號為羨剩其多有一邑之間及數萬者欲望下逐路提舉司將應有增稅縣分並依近降指揮重行方量依條均定稅數不得於元額外別有增損止令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

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乃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所謂支移視地遠近遞遷有無以便邊餉內郡罕用馬閒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

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　折變之法納月初旬估中價折準仍視歲豐凶定物之低昻官吏毋得私其輕重初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也今特免若地里脚錢則宜輸自是歲以為常脚錢之費斗為錢五十六比元豐既當正歲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農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漕司乃用是取辦理之譽言者極論其害遂詔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

斗者支移皆免

重和間言者謂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之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患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贓吏故從歉以就豐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下貧之户各免支移估直既高更益脚費視富户反重因之逋負困於追胥又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

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億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前後奏請帝必為之申禁且定法而有司終不承惻怛之意焉

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税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令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謂緩而不迫矣御史臺受訴乃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税一十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

十者虔之會昌是也葢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而行纏拍峯驗定土色一任之胥吏望詔常平使者密行檢察若未按舉他時有訴不平則明加貶黜改正詔令諸路提刑司體問

二年詔罷諸路方田又詔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未方田縣分已方量賦役不以有無論訴悉如舊額輸税民因方田而逃移歸業者逋欠並放

高宗紹興元年江西湖南宣撫大使朱勝非言民間之

病正税外科敷煩重税米一斛有輸至五六斛税錢一緡有輸及十八緡者和糴與正税等而未嘗支錢他皆類此又言輸苗請以限前聽民從便納早占米充支用從之　江東帥臣李光言廣徳縣秋苗舊納水陽鎮鄉民憚遠乞每一石貼三斗七升充脚剩就本軍送納自是立為年額詔蠲其半

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祕言昨朝廷展放淮南税限閒州縣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秋則撮穀又有助軍米

借牛租名色十一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乃以愛惜民力欺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蓋税賦則所取少而有限妝撮則所取多而無時今欲信朝廷寛恤之令寛百姓輸納之力除已立定課子合官私中分外餘宜一切禁止權發遣淮南兩路張成憲言還業之人税額未定乞據實種頃畝權納課子五年並從之

七年知揚州鼂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殘未行租税民復業與創户者雖阡陌相望懼後來税重聞之官者十

纔見一二昔晩唐民務稼穡則増其租故播種少呉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税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増賦庶民知勸詔可

二十年用正言章夏奏詔州縣收納二税出剰數並附赤歴無得撥歸公使庫

二十三年張守帥江西奏請蠲積欠預和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為相方損度為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怒而不行是時兩浙州縣合納綿紬税絹茶絹雜

錢白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别科米麥有一畝地納四五斗者京西根括隱田增添租米加重於舊湖南有土户錢折絁錢醋息錢麴引錢名色不一曹泳為户部侍郎又責荆南已蠲口賦二十餘萬緡甚急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其親黨凶焰熾然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税七八嘗建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税間乞蠲免理宜禁絶雖經界之行或謂但求括摘漏税亦無實惠及民故民力重困饑死者衆皆檜之為也

紹興三年戶部言人戶抛棄田產已詔三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内雖已請射及撥充職田者並聽理認歸業官司占田不還許越訴如孤幼兒女及親屬依例合得財產之人委守令面問來歷取索契照如無契照勾勒耆保隣佐照證得實即時給付或僞冒指占者論如律如州縣沮抑及奉行不虔隱匿曉示委監司按治從之

紹興二年工部侍郎李擢言平江府東南有逃田湖浸相連塍岸久廢歲失四萬三千餘斛乞招誘流民疏導

耕墾其不可即工者蠲其額又郡民之陷虜者棄田三萬六千餘頃皆掌以舊佃戶諸縣已立定租課許以二年歸業圭田瘠薄民以舊籍爲病願除其不可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次第行之此經界張本也

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

詭籍不實十逃田税偏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爲利且言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畸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二十萬斛耳詢之士人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

椿年嘗知寧國縣宣諭使劉大中薦其練習民事稽考税額各有條理五年秋九月召對椿年奏州縣不治在不得人若於二税稍加措置不至大陷用度自足尋通判洪州屢遷浙東提舉八年春三月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椿年刻薄等事欲率衆作過上曰兵火以來官物多失陷既差官撿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爲萬一作過當遣兵勦殺後卒無事至是乃建此議

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

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甲午以椿年爲兩浙運副專委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往平江諸縣朱熹所謂先自其家田上量起者是也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如水鄉秋收後妄稱廢田者許人告陂塘塍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縣令丞之才短者聽易置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户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吏取

財者論如法

詔人户田産多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皆没官

又詔州縣租税簿籍令轉運司降樣行下直謹書寫如

細小草書官吏各科罪其簿限一月改正有欺弊者依

本法並用椿年請也

初椿年置經界局於平江府守臣周葵問之曰公今

欲均賦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

欲增胡爲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當用圖經三十

萬斛為準

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加以和糴而近歲上供纔二百八十餘萬兩浙膏腴沃衍無不耕之土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税籍欺隱豪強詭挾所致比漕臣建議正經界朝廷從之望勅諸路漕臣各根檢税籍

十四年椿年權戸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界十二月椿年以母憂罷兩浙運副王鈇權戸部措置經界

十七年李椿年再權戶部侍郎專一措置經界自椿年去位有司稍罷其所施行者及是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圖畫造簿本所差官覆實先了而民無爭訟者推賞弛慢不職者劾奏皆從之椿年又言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計四十縣乞結絶其餘未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結甲縣分欲展期一月許人戶首實昨已起新稅依額理納俟打量寛剩畝角即行

均減更不增添稅額仍令都內人各書詣實狀遇有兩
爭即對換産稅並詔可
十九年詔汀漳泉三州據見今耕種田畝收納二稅未
耕種者權行倚閣昉行經界法於諸路而劇盜何白旗
擾汀漳諸郡故有是旨然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
舊籍無有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
吾於是計口科鹽大爲民害是年冬十一月經界之事
始畢

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潭汀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税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檝抗疏論不便於是瀘叙州長寧軍並免渠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二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代還言本州倚郭清江縣修德鄉有税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筠州高安縣祈豐鄉上項苗税在經界法謂之寄佃在鄉村謂之

包套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於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於元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元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謹按國朝淳化癸巳歲詔建臨江軍取筠之瀟灘鎮爲清江縣割高安之建安修德兩鄉隸之新豐與修德接壤故有交鄉寫佃之弊乞究實改正詔委轉運盧奎措置

受納稅限　建炎四年右諫議大夫黎確言近歲貪吏

至與專庫分利凡民戶自詣輸納夏稅和買紬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滯之苦則委之攬納之家而去民有倍稱之出官受濫惡之物詔物帛非紕疎濫惡官吏過有抑退者許越訴

紹興三年詔江浙諸州縣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旬到行在不足者守貳窴黜用戶部請也　四年右司諫劉大中言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傷放免不盡者限一月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今戶部

令七月終以前數足迫促太甚納畢者人户送納到官之期也起發數足者諸州團併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到臨安二十八程水程倍之若依此則須五六月納足豈不大段迫促令户部不過以大禮賞格未足上動朝廷不知本部平時所管何事平時蠧耗未嘗講究平時失陷未嘗稽考乃臨時晝旨促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夫祀所以為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反為民害有傷和氣有累聖德詔展

限一月　二十五年戶部看詳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下諸轉運司依式製造付州縣行用輸納庶免吏胥輕重其手重為民病

紹興十三年臣僚言賦稅之輸止憑鈔旁為信穀以升帛以尺錢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鈔受納親用團印曰戶鈔則付人戶收執曰縣鈔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官掌之曰住鈔則倉庫藏之所以防偽冒備毀失也今所在監住二鈔廢不復用而縣司亦不即據鈔銷簿方

且藏匿以要賂望申嚴法令戒監司郡守檢察受納官
司凡戸縣監住四鈔皆存留以備互照從之
二十二年詔諸縣人戸已納税租鈔和預買紬絹之類同不即銷
簿者當職官吏並科罪人戸齎出戸鈔不為照使抑令
重納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原著為令
紹興二十六年戸部言今年人戸畸零租税欲令依法
折納價錢如願與别戸合鈔送納本色者聽初秦檜畫
旨不得合零就整至是鍾世明權侍郎恐奉行抵捂擾

民乃奏行之

預借 建炎四年上初自海道回蹕夏五月壬寅用江浙制置司隨軍轉運劉𣿬議於民間預借秋科苗米壬子御史沈與求奏罷之

紹興五年詔預借民户和買紬絹二分止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每千除頭子錢外縻費毋過十文 十九年詔禁止鎮江府預借苗米

支移折變 紹興二年左司諫吴表臣言諸州折變有

至數倍者請今後並以中價細估詔違法漕憲各罰銅十斤　三年詔婺州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以州人言每歲輸納兩數太重故也　令二廣人戶稅租合支移者量地里遠近遞趲無得過三百里　四年起四川布估錢初成都崇慶府彭漢邛州永康軍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疋民甚便之後不復予錢至是宣撫司又令民間每疋輸估錢三引歲七十萬疋估錢二百餘萬引（慶元初累減至一百三十餘萬引）　六年右諫議大夫趙霈言

岳州自版籍不存不以田畝收税惟種一石作七畝科敷而反覆紐折有至數十倍者詔本路憲臣體究改正 十年明堂赦諸路州縣人戶合納田税免收頭子市利船脚等錢 十一年臣僚言昨詔折帛錢以十分為率紬折二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所以寬民力也今州縣乃盡令折錢却抵價收買以取出剰民戶積欠許逐年隨税帶納今州縣乃一併督輸乞詔有司禁約 十八年知蘄州吕延年代還言五季時江南李氏暴斂害

民江西一路稅苗數外倍借三分以應軍須本朝官司名爲沿納蓋謂事非創立特循沿李氏舊法也積歲既久又以此項錢米支移折變里巷之民怨聲猶在乞量與裁定仍將沿納錢米免支移折變　二十八年右正言朱倬奏福建米斗折納八百有畸倍於廣右近饒州樂平縣亦科四百五十恐別郡承風有虧仁政欲依祖宗折科法合納初定實價耗費共不得過百錢非緊急無得折科從之　孝宗淳熙三年劉邦翰林樞奏湖北

州縣請佃官田未歸業人户見耕田期以一年自陳分三限起税不實許人告

臣僚言人户廣占官田量輸官賦似為過優此議者所以開陳告之門而欲從實起税也不思朝廷往日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仍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復履畆而税孰肯遠從力耕以供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猶多自荆南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猶昔户口稀少

且非土着皆江南狹鄉百姓老耄携幼遠來請佃所
籍田畝寛而税賦輕也若立限陳首誘人告訐恐於
公家無一毫之補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且當誘以
開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疇盡闢歳收滋廣一遇豐
稔年歳以實邊則漕運所省亦博望依紹興十六年
詔旨以十分爲率每年増額一分或不願開耕即許
退佃期限稍寛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
浙西提舉顔師魯奏今鄉民間於閑曠磽确之地積

日累月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未能以自陳起税為人告首即以盜耕罪之給半充賞其何以勸力田者哉上曰農民開墾曠土豈可以盜耕之法治之可止令打量起税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日民間特以税重為害正縁二税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不免於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令民貧賦重惟有覈兵籍廣屯田練民兵乃可以漸省列屯坐食

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使州縣事力漸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寛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徙之患

隆興元年詔應人户抛下田屋如有歸者依舊主業已請佃者即時推還出二十年無人歸認依户絶法

又詔貧乏下户或因賦税或因饑饉逃亡官司即時籍其田土致令不復歸業令州縣申嚴赦文五年之限應歸業者即給還

受納稅限　紹興三十二年詔州縣受納青苗官吏並緣多收加耗規圖濫數肆為奸欺虛印文鈔給與人户民間相傳謂之白鈔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為民蠧今後違犯官吏並坐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即位初詔

乾道七年修受納苗米縱吏乞取法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同罪

淳熙四年執政奏往年諫官論州縣先期趣辦催科之

弊而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謂遞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
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致缺課
上曰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次
日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緡應副支遣次
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上旬
支借到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上喜曰如
此措置不過移後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公私俱便乃
詔諸路州縣並依條限催理二稅違者劾奏　十三年

趙汝愚守成都民當輸納使自槩量各持羨米去民甚便之

淳熙十一年詔受納綿並依法夏税重十二兩和買重十一兩毋得過行揀擇如有紙踈糊藥合退者勿用油墨印違許越訴

受納税粮　十二年臣僚言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也縣以新鈔輸之州州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顧乃

令歳所輸改以補去歳之虧甚者以補數歳之缺後政所輸改以償前政之欠甚者以償累政之欠而廣右有此弊而江浙此弊尤甚也伏乞禁戢州郡今後毋得改鈔詔付户部

光宗紹熙元年祕書監楊萬里上言民輸苗則以二斛輸一斛税絹則正絹外有和買而官未嘗驗直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税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歳增其額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數倍其錢而又有月茶錢板

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者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斂當節用度而後財可積國可足然後賦可減民可富邦可寧不然臣未知其所終也

時金主璟新立萬里迓使客於淮聞其蠲民間房園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鹽價又除田租一年竊仁義以誑誘中原之民使虛譽達於吾境故因轉對而有是奏

臣僚言今州縣守令皆以財賦為先不以民事為意上供有常額而以出剰為能省限有定期而以先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准租而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税而展取畸零不求羨餘之獻則為乾没之謀民財既竭民心亦怨饑寒迫之不去為盜者鮮矣

紹興元年臣僚言諸路逃絶田産自經界以來今四十年未聞一丁一户復業夏秋官課州責之縣縣責之保正長其為擾甚大鄉村父老謂當春時布種無一畝一

角不耕之地望下諸路縣道勒令鄉胥指定逃田坐落就令見耕種人請佃輸官從之

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尚存田税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税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必推擇官

吏委任責成打量畝步算計精確攢造圖帳費從官給

隨産均税特許過鄉通户均紐庶幾百里之内輕重齊

同本州有産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租課田名

色不一税租輕重亦各不同比來吏緣為姦實佃者或

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今欲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

定計産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税租錢米之數以産

錢為母每一文納米幾何只就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

後却照元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

入諸色倉庫除二税簿外每三年鄉造一簿縣造都簿通載田畝産錢實數送州印押付縣收管民有交易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又有廢寺閒田為人侵占許本州召人承買不惟田業有歸亦免税賦失陷又合韓愈氏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戸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辭説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已仲秋

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又貽書宰
輔云經界事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畫措置十已
八九蓋以本州田稅不均州縣既失經常之入至取所
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縣科罰州賣鹽之類是也上
下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不忍聞若不經界實無措手
先是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朝廷疑
焉著作郎黄艾輪對又言之且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
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累年而不成大於此者若之

何上乃諭輔臣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南方地暖農務既興非其時也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徧榜郡境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湖南使

者節猶以經界不行自効議者惜之

預借　乾道三年知常州錢建入對奏縣令佐税役鄉胥陪貼錢物至借貸税户暗銷官物洎監司州郡催督又貼大胥以緩之所以版曹財賦每每不足其患起於細微而所侵蠹甚大上然之

淳熙十六年兩浙轉運使耿秉奏宜興縣預借今年明年折帛錢共三萬一千二百餘貫望與除豁詔令封樁庫照數支還會子付本縣理還今後再有預借并知通

坐之　又詔令南庫支還戶部所借江山縣折帛錢其諸縣預借並令各州措置補還庶絶其弊

嘉定五年臣僚言預借非法也頑民豪戶易預借之名而以寄庫為説當催夏絹則曰有錢在官及督秋苗則曰未曾倒折所寄者一半而所逋者亦一半今預借之弊在在有之而江西特甚乞嚴切禁止預借之弊除而輸借之名正從之

臣僚言四川州縣二稅積欠其弊在吏如去年預借令

年秋科今年預借明年夏科有給鈔而不銷簿者有盜印鈔而匿財者有私立領而官不受理者有公吏攬取而不歸公上者一遇赦恩吏之罪釋然而民之憂如故乞下諸路遵守條約毋得預借詔制總兩司覺察

四川宣撫虞允文言州縣預借人戶稅賦合於總領所樁管添造錢引三百萬貫委制總及漕臣考覈實數補填自今後預借官以違制論吏以盜論從之

支移折變　隆興三年太府少卿曾𢘅奏乞下戸部將

折帛以疋計者為錢有幾以尺計者為錢有幾自來全折錢處依舊外餘丁鹽綿絹及下户不成疋兩者盡折錢蓋零細者利於納錢端疋者利於納絹出産去處便於本色不出産去處便於折錢若以見價紐折其直必輕則折帛之弊可革請下諸路運司條約州縣劾其違者詔可　又詔今後折帛銀並依左藏庫價折納不得輒有減降

淳熙八年詔申嚴許從民便之制若願納本色州縣勒

令折錢或願納價錢攬户過數乞取許諸轉運司訴

嘉泰三年知紹興府辛棄疾奏州縣害農之甚者六事

如輸納歲計有餘又為折變高估趣納其一也往時有

大吏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萬斛及錢百餘萬緡

別貯之倉庫以欺朝廷曰用此錢糴此米還盜其錢而

去願明詔内外臺察劾無赦從之　嘉定三年江淮制

置使黄度奏福州長溪縣去州七八百里苗米不能至

州送納遂為攬户高價售鈔縣又縱吏為姦請照紹興

府新昌縣例明許折納縣以錢上之州州置場糴米從之其後諫議大夫鄭昭先奏福州苛取十一縣輸納之贏以補長溪折納之數是僅免長溪一邑跋涉之勞而使十一縣隂受侵漁之害蓋米可無糴錢可無出而自足支遣望嚴行約束違者重坐之　紹熈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如税絹出於蠶苗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榖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

之歲反為民害願明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於罰從之

慶元六年臣僚言折科太重名目不一州則增省額以數於縣縣則增州額以數於民反覆細折何啻三倍民困重斂莫此為甚詔戶部條約

寧宗嘉定六年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民間常賦丈尺版籍自有定數今催科故存畸欠異日却追畸零或欠零寸必納全尺此畸稅漏催之弊帛之尺寸米之合勺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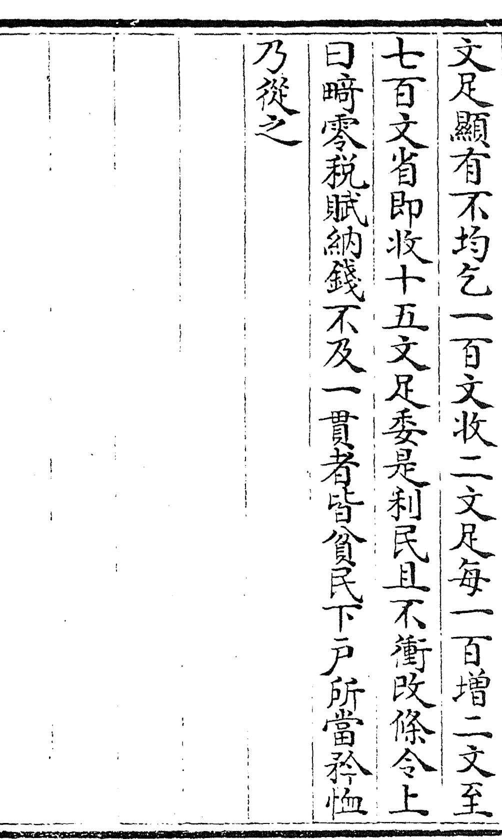
刷根括秋毫盡矣乃於既足之餘復有重催之害一追再追乞取浩瀚此文引乞覔之弊乞詔諸監司禁戢州縣措置更革奉行不虔者劾治從之

代輸　隆興二年知贛州趙公稱收到寬剩錢十萬餘緡請為民代輸今年夏税　乾道二年知邵州李元老奏節省剩錢五十餘貫乞理納向後年分下戶税賦　淳熙五年知昭州王光祖將郡計餘剩為民送納夏料役錢知隆興府張子顔為八縣人戶代輸二税舊欠知

江陰軍林元奮將公使庫趲到錢補足人戸所欠上供本色夏税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歳爲台信等州代納上供銀二萬四千兩係常賦外白科苦民特甚葢科取一害先期預借一害不給鈔或勒重納又一害臣已措畫爲民代輸淳熙九年一年上供銀數齊足乞從今禁預借及不即給鈔者官吏並坐之許民越訴　十二年知隆興府程叔達乞蠲淳熙十年未納苗税其未納苗税及上管分隸之數自行管認　趙汝愚知太平

州鄭僑知建寧府韓同卿知泰州會㮚知婺州宇文紹彭知太平州任内俱撙節浮費將州用錢為下等人户代輸并補還各郡積欠税賦折帛等錢　諫議大夫鄭昭先言諸路縣道抑令户長代輸逃絶之户往往破家詔申嚴禁戢

畸零　淳熙六年臨安府守臣吴淵言凖乾道令人户納二税每貫收朱墨錢二十文足不成貫者收十五文不成百者免收今自九百九十文至一百文例取十五


文足顯有不均乞一百文收二文足每一百增二文至七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委是利民且不衝改條令上曰畸零稅賦納錢不及一貫者皆貧民下戶所當矜恤乃從之

文獻通考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二十六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六

水利田

魏史起引漳水漑鄴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

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

豹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開鄭國渠

韓欲疲秦人使毋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開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閼之

水漑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畆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名曰鄭國渠

秦李冰開蜀渠

秦平天下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朋反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漑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漑幾何

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羨頡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為功此二者皆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而愛惠豈與賈

溳相倖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絶也然賈溳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然彼賈溳之死泯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之

按此漢初之事史所不載然溉田二萬頃則其功豈下於李冰文翁邪愚讀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補

遺軼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湔洩朱羊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武帝開渭渠龍首渠白渠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記之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

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即今馮翊縣願穿洛以溉重泉以

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有乾坑即熊羆之所穿渠）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懲）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郡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絕商顏（下流曰穨）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

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歳而倪寛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仰謂上句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郡謂

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免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平徭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之利後十六歳趙中大夫白公此時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也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音藥陽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也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鍤鍫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兩渠之饒也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禪廵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乃發卒塞瓠子決築宫其上名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乃無水災是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輔渠倪寛所穿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元帝時召信臣造鉗盧陂

建昭中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息夫躬傳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強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節

領護三輔都水鄧上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乃止

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曲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

復誰云者兩黃鵠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陂徑百里灌田萬頃在今安豐縣界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

晉武帝咸寧元年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從之

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

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當陽侯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墝埆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

蜂而洪陂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及荆河州東界兖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閒荆河州東界今汝南汝陰譙郡之閒也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

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横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

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三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

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澇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决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决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堨溝

渠當有所補塞者此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列上須冬間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長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愚意常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按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四尺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謂之洫百里之

同廣二尋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則夫一同之間而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捐賦税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蓋不少矣是以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子產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蓋謂此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説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歳不幸

霪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以紓水患也

張闓音開為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今丹陽郡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

宋文帝時劉義欣為荆河刺史治壽陽壽春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乃因舊溝引淠水在汝南入陂伐木開漆水得通涇由是豐稔

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

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漑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

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令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絶岸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

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不復水旱為害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

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

貞觀十一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稱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八百餘

頃百姓獲其利

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太尉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歴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磑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

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碾磑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粳稻三百萬石

大歷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決鄭白二水支渠毀碾磑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關輔人開陵

陽渠詳見屯田門

貞元八年嗣曹王臯為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為浸溢臯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臯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為便

元和八年孟簡為常州刺史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准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黄河故道從鄭滑節使薛平之請也

先是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止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薛平詢諸將吏得古黃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以上聞詔許之乃於鄭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以注新河遂無水患焉

十三年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

十頃
長慶二年温造為朗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復為河陽節度使奏浚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内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石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

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周顯德三年以尚書司勲郎中何幼冲為開中渠堰使

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溉田

宋太宗皇帝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臨濟令黄懋

請於河北諸州置水利田興堰六百里置斗門灌溉詳見屯田門

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王

臨言保州塘濼以西可築隄植木凡十九里隄内可引

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爲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蘇軾上書論之畧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

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沮格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熙寧四年御史劉摯言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

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等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實聞於朝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竄王安石為昉辯甚力遂寢不報

六年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等淤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畿縣澶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舉河北常平等事韓宗師劾程昉導滹沱河水淤田而隄壞水溢廣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詔昉分析王安石復爲之辯明云

原武等縣民因淤田侵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即繆曰詣闕謝耳使者因代爲百姓謝淤田表遣吏詣鼓院投之狀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呂氏曰汴河乃京師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謂決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濼乃北邊之設險而安石以塘濼為無益數欲廢之本朝恃河以捍虜恃汴以通食恃塘濼以安邊而安石乃於根本之地數出高奇之策以動之其罪大矣

六年詔創水磑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原

沈括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皆湮廢之

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七年賜江寧府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劉瑾言體訪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古鹽萬安湖小河已令司農寺結絶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案施行從之

興修水利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

高宗紹興七年潭州守臣呂頤浩修復馬氏時龜塘田萬頃

侍御史蕭振奏乞詔親民官各分委土豪共修陂塘水利縣滿任批書印歷量加旌賞

興隆元年知紹興府吳芾乞浚會稽山陰諸暨縣舊湖以復水利及築蕭山縣海塘以限鹹潮從之又開掘鑑

湖

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圍田謂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築塍畦圍裹耕種者所至令守倅縣令同共措置

五年知明州張津奏乞開東錢湖瀦水灌田從之

七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奏開興元府山河堰溉南鄭褒城田九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

淳熙二年淮東總領錢良臣奏修復鎮江府練湖凡七

十二源灌田百餘萬畝從之

三年監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陳圍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復令監司守臣禁止圍裏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築圍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令絕其源後去毋復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寧宗嘉定七年令臨安府復西湖舊界至自嘉泰以後

續租地段侵占湖面處盡行開拓仍盡蠲歲增租錢

圩田水利　江東水鄉隄河兩涯田其中謂之圩農家云圩者圍也内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沿隄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議修圩官賞罰

詔修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義倉米撥借

又詔建康新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分

之一至是始立額

紹興二十三年詔以永豐圩賜秦檜檜死圩復歸有司

乾道元年詔令淮西總領所撥付建康中收到子粒令項樁管非詔旨毋得擅用

臣僚言秦檜既得永豐圩竭江東漕計修築隄岸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據總領所申通管田七百三十頃共理租二十一萬一千餘秤當年所收纔及其半次年僅收十五之一假令歲收盡及元數

不過米二萬餘石而四州歲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
十倍乞下江東轉運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廣乞依
浙西例開掘及免租戶積欠從之江東轉運司奏永
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今五十餘載橫截水勢
每遇泛漲衝決民圩為害非細雖營田千頃自開修
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頃而損害數州民田失税數倍
欲將永豐圩廢掘潴水其在側民圩不礙水道者如
舊詔從之其後漕臣韓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請佃

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
宮今隸總所五十年間皆權臣大將之家又在御府
其管莊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
盜賊鄉民病之非圩田能病民也於是開掘之命遂
寢
乾道九年詔戶部侍郎葉衡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
五月衡言寧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里新增築九
里餘太平州黄州鎮福定圩周迴四十餘里延福等五

十四圩周迴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内蕪湖縣圩岸大小不等周迴總約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並皆高闊壯實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為永利於是詔獎諭知寧國府汪　言他圩無大害惟童圩最為民害只決此圩水勢且順從之

湖田圍田

紹興五年春二月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

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為災本朝慶歷嘉祐間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甚嚴政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壬子歲嘗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利害自廢湖以來每縣所得租課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訪問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其江東西圩

由蘇秀圍田併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上詔諸路漕臣躬親相度以聞於朝

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軍下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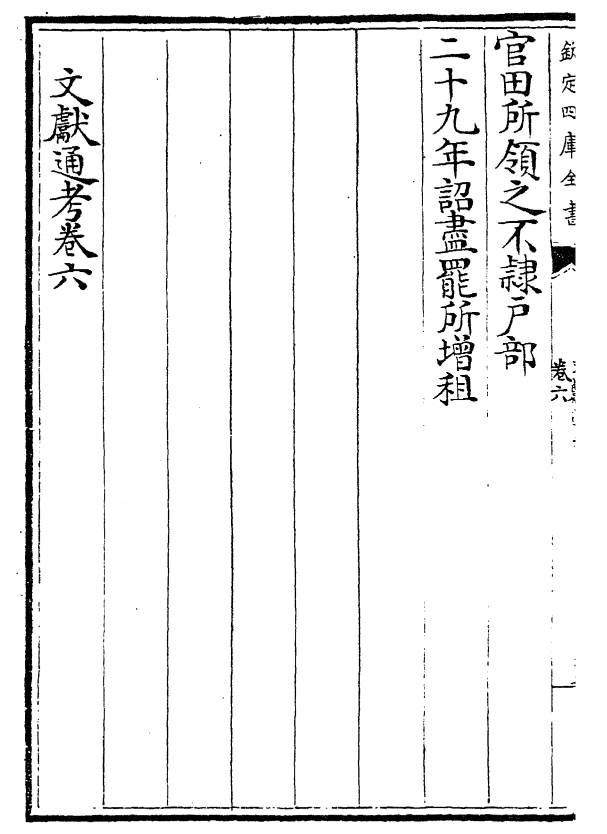
按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

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槩今之
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
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倖權臣是
以委隣為壑利已困民皆不復問涑水記聞言王
介甫欲興水利有獻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萬
頃者介甫然其說復以為恐無貯水之地劉貢甫
言在其旁别穿一梁山泊則可以貯之矣介甫笑
而止當時以為戲談今觀建康之永豐圩明越之

湖田大率即洄梁山泊之策也

沙田蘆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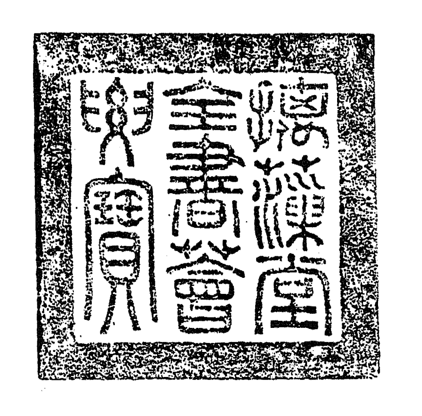
紹興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趙子潚鄧根孫蓋檢視逐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以命濛等既而侍御史葉義問等言貧民受害乃詔沙田蘆場止為世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一例根括尋詔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置提領



官田所領之不隸戸部

二十九年詔盡罷所增租

文獻通考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仲耀淞